

思想者杂语

野 菊 二 集



崔卫平 著

带伤的黎明

青 岛 出 版 社

自序

我的内伤

写这篇“自序”令我颇费踌躇。其困难的程度超过我曾经写过的任何一篇文章。显然我特别不适应写这种东西。后来我想，我倒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这件事本身，为什么是这样。想来想去的结果是：

第一，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回顾过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没有这种习惯。在写作这个问题上，我仿佛是个事务主义者，见事情做事情，见问题研究问题，我很少通过文章自我抒情。我所拥有的思想也是从这里那里的人们学来的，至于我自己没有太多可说的。我本人的经历中缺少任何传奇的和特别的地方。我基本上是通过阅读而写作。我把这一点主要归因于自己的天性羞怯，从来不善于自我表达。

第二，我之所以回避自己，细想起来，也许存在某个更深一层的原因，即我的文化心理可能是破碎的，我不愿意对自己作某种深层文化心理的考察。文革那年我10岁，在此之前也谈不上受到什么良好的教育。在不让读书的年代自己找书看，抓到什么看什么，许多我的同龄人都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后来恢复高考，我上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却从来从不认为那是经过了怎样严格、系统的训练，遭到多年严重破坏的大学其恶果不能不落在后来者我们头上，乃

野菊

崔卫平·带伤的黎明·自序

至一代又一代身上。所谓“破碎”不仅是指我们先后(有时是在同一时间内)接受过五花八门的自相矛盾或是互相矛盾的各种主义学说,尤其还在于我们自身文化心理上的脆弱:非常容易受到刚接触到的某个东西的影响,不出几个月就把它丢得干干净净,最终是否剩下了什么?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那更毋宁说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伤痕,更像是造成我们精神上四分五裂的另一个原因。我想这种状态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除非我们找到另外一些起点,而这同时意味着修通过去。收在这本薄薄的集子中的一些文章,大致也是从“修通过去”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的。我想它们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当我们外部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和伤害之后留下来的“内伤”。它们是如此隐蔽,如此深刻,乃至在某种现实过去之后留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如果不去认识它们和加以控制,甚至还会造成另外一些新的不幸的现实。我只能说我的努力和研究才刚刚开始,更长更艰巨的道路还在后面。

感谢“野菊文丛”的策划丁东先生,感谢青岛出版社的编辑王一方先生,承蒙他们的美意,使得我这几年的思考能辑成目前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份答卷。

崔卫平

1998年9月20日



崔卫平·带伤的黎明

目 录

[1] 礼

[3] 善

[5] 爱情

[7] 被爱

[9] 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11] 共通的孱弱

[13] 个人不是卑琐的

[15] 寂寞

[17] 关于你不是一条“害
虫”的论证

[19] 不善就是不愉快

[21] 信仰

[24] 良知

[26] 我们如何避免去做一
件坏事

[28] 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
学好

[31] 好人

[34] 坏人

[37] 关于实际的灾祸和想象的灾祸

[39] 如何在生命中放进另一个人的生命

[42] 高智商与低情感

[46] 恐惧吞噬灵魂

[49] 说话的“说相”

[51] 关于人的忌口

[54] 二姨夫的烦恼

[56] 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

[60] 重读《罪与罚》

[67] 看不见的声音

[75] 真理的祭献

[87]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 [96] 生活的精神
- [108] 文艺家与“政客”
- [114] 缺乏约束的批评家
- [117] 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
- [128] 被剥夺者是危险的
- [134] 昆德拉的欣快症和忧郁
- [140] 布拉格精神
- [148] 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
- [159] 基本的界限
- [167] 女同志办得到的事情男同志办
得到吗
- [171] 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
重要的立场
- [177] 我们自身的限制和批评的限制

[184] 王小波随笔文体的道德实践

[191] 诗歌与日常生活

[207] 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217] 长夜读诗

[238] 目击或内伤

礼

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西藏。西藏是个好玩的地方。人们都把一只袖子穿在外面，成年人也这样，很淘气的。除了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还有傍山的僻静的哲蚌寺，那里有很小很小的分吃糖果的和尚。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当时的雪顿节，拉萨城里于是驻着许多远道而来的民间艺术家。

有一次这些来自草原深处的歌手和官方的文艺团体在同一帐篷里联袂演出。其间有一位生得很华贵、气度不凡的女歌唱演员，显然是属于受过训练的那个集体的，博得了观众最高的称羨。这以后我就经常注意看她，看她后来坐在临时的主席台上，手臂的姿势很美。忽然看见她端着满满一杯亮晶晶的啤酒站起来了，在她的面前，什么时候走来一小队妇女，四个人，手执酒具，正对着她齐声合唱一支什么歌，是献酒或劝酒一类的吧。她很自然地微笑着，接受着她的同族妇女的祝福。我敢说，如果换个地方，那四个生得几乎漆黑的妇女怎么加在一处，也远远抵不上这一个如此熠熠生辉的女人，可是，当她处于她们之中时，她却顿时变小了，变成一个受保护受关怀的孩子；因为她们，那四个来自民间的歌手，对她的态度是这样亲切。在她面前，这些长得毫不美丽的女人竟无半点卑怯和勉强；同为歌手，由她们向她唱出自己那种幼稚的歌声时，全然没有一丝不安或不纯。她们完全沉浸在自己奉献出的美好感情之中

了，她们的面庞上，眼角里和歌喉里洋溢着由衷的诚意、好意和满足。我看得清离我最近的这一位，面孔很扁平，眼睛也小，身上着的色彩含混而难以辨认，但是，一旦她开起腔来，那种对于他人的善意和这种善意带来的深沉的喜悦，立刻把她淹没了。她就是一个顶顶幸福、顶顶美丽的女人。

我想这就是对于礼的最初始也最核心的解释吧。当你全力去礼遇别人时，自己也受着了一种礼遇，当你想去使对方尊贵时，自己也就得到了一种尊贵；因为你是在对他人的好意中领悟对于自己的好意，你在表达一种高贵的感情时也在自己身上创造着高贵这种成分。如此，即便是穷人也可以从中成为富有，而富人却可能因为自己身上缺乏这种礼遇的力量，而沦为真正的乞丐——精神上的乞丐。

（1988年）

善

你坐在我的对面，也是一人。你抓杯子这只手的表情很忧郁，似有无限的隐衷。你是在努力保持着你的平静。你的内心感到烦躁。对不起，我看出你的烦躁。

你的心里总是有好几个声音同时说话，有好些个小人在那里互相争执。它们其中有守法的和不法的，有接受诱惑和抵制诱惑的，有向前趋就的也有向后退缩的，有令你骄傲的也有令你羞惭的。它们互相纠缠和混战，致使你不得不长时间忍受它们，这种忍受已使你疲惫。

你感到无力。你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才好。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没有人能给你说清楚，没有人作为正式的来访者叩开你心灵的小门。那么说，你未被注意和认真对待。我是说你，你本人，不是你身外的那些。不管你是一个孩子或大人，你的心情实际上很少被光顾。如果头天夜里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第二天早晨闷闷不乐。有谁注意到你脑门上依然留着的那不出声的梦的残痕呢？老实说，你自己也不习惯留心它们。

你是这样，你周围的人们也都是这种处境。你自己何尝去关心别人的额头上是否有着愉快的或抑郁的梦呢？

于是我就想起“善”来，跟着我，在心里依序写着这同一个字，写上十几遍，你渐渐地有了一种良好的和平复的感觉。这就接近我

所说的“善”的本意了。善不是别的，就是善待；善待不是别的，就是静静地对待。静静地对待，首先是对待你自己，将你自己作为你自己的来访者，温和地、不急不躁地倾听你自己，对你自己保持坦然。你的那些令人焦虑的思想、感情、欲望，想来都是很自然的，都是人所共有的，谁也不是生来的天神，谁也不是生来的恶魔。有了这种善待自己所产生的乐观自信，你就在自己心中站立起来，就能抱着一种为善的态度裁决你自己：哪些念头是合理的，哪些念头是不合理的，哪些是应放其通行的，哪些是应该将其抑制的，在这种自我裁决中你并且能获得莫大的自身幸福——因为你是你自己的关怀者、立法者，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对你自己表达了足够的善良。

一个人有了自己的这种体验，知道这种善待自身所带来的益处和愉快，便也会想到别人的“自身”也是需要善待——静静地被对待的，便也去温和地、不急不躁地倾听别人所想所说的，将自己作为别人的来访的朋友而不是主宰或被使用的工具。大家都这样，我们所处的这个共同的社会便会进一步友好、和善起来。

(1988 年)

爱 情

爱情是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依我说。你准会吓一大跳。事情就是这样的。爱情靠着一种掩盖来维持。掩盖自己的和对方的缺陷。有自我掩盖，主要还是靠对方帮助掩盖。尽管这些掩盖并不一定是很自觉的。你瞧，谁没有缺点，谁没有令人难以接受的毛病——任何人都有让别人不能容忍的坏脾气，但是，在爱情中，在相爱的人的眼里，这一切都不见了，所爱的那个人成了世间唯一的、最最完美的、最值得倾心的人物，即使把所有的精力、心力都放在他（她）身上，眼睛须臾不离地守着他（她），也很难挑出对方的不顺眼的地方，看不够、爱不够。千篇一律出现的情况还有：明明是那个人的缺点，此刻恰恰成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优点；明明是那个人令人讨厌的恶习，此刻也把它看作他人无法比拟的闪光之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爱情的魔术。而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是靠了我所说的那种掩盖——另一部分的真实被掩藏起来，被视而不见。

就像一条大河。大河很美啊。阔大的、泛光的水面，寂寥迷濛的，立在岸边的大树。大河上方的天空也很美，浑圆灿烂，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那儿啁啾，瞬间又不知去向；有时候那儿悬挂着一轮清丽的月盘，将那种透明、微硬的光质泻落下来……可大河为什么这样美呢？因为有掩盖，大河以水来掩盖，以掩盖的水将这一切风景全摇活了，使它们所有的都动人美丽。如果这掩盖的水没有了，大

河的河床不幸全暴露出来,那里杂七杂八,五颜六色,即使不十分难看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起色,那些伴随大河一同出现的风景也将全部消失,还有什么可言的哟!

爱情中双方热烈的感情就像这大河中的水。有了它,一切将随之美好温馨,没有它,说什么也对不上号,哪儿和哪儿都错。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结了婚的人渐渐发现对方不够理想,不如以前那么看着顺心,原来是这种掩盖削弱了的缘故。如此说来,要保留一种婚姻,保留一桩爱情,就是要保留这种掩盖,有这种掩盖是很美很美的事情,有掩盖就有福了。

可是从哪儿去获得这种掩盖呢?获得这种尤其是掩盖他人的力量呢?即获得这份掩盖的水呢?依我的意见,必得你自己身上有水,有向善向美之情,并且是始终不渝地唯善唯美,你才善于从别人身上提取优点,使之扩大,使之成为闪亮的光源并掩盖其他。

还有已经具备、已经存在的感情是最最重要的。请君珍惜,请君颐养,请君善待之。这是爱情美满、长久的前提。

(1989年)

被 爱

爱情本是一种存在掩盖的状态。相爱的人之间有这种掩盖是一大幸福。身临其境的双方彼此能够充分欣赏优点而不计较缺点，这有多好。其实还应该指出，发生这种掩盖是不多见的，因此，爱情是难得的。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比去爱的爱情更难，那就是被爱。

被爱首先是被置身于一场无用的情境。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爱你，或者说你感受到一个人热烈的爱，感受到那无处不在的微炙的气流，就像有一粒滚烫的炭球被搁在胸膛里面，并且无时无刻地从内部摇晃你、融化你，搅得你心神荡漾，无法思想，甚至连问一下自己是否也喜欢对方都没有余地，于是只感到瘫痪，感到无力，感到“全军覆没”。

难就难在实际上你早已不是爱人眼中的那个婴儿，在你因为被爱处于脆弱时你还又不得不站立起来，独立地面对世界和作出许多判断。比如至少你需要独自乘车去上班，做好自己那一份在别人是置若罔闻的工作，或是埋头书本，一道一道做那些习题和论证。生活是仔细的，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他人无法代替的细节，这就需要有气力、有理智对付。个人的独立自持和被爱的消溶软化恰恰构成一对天生的矛盾。

难还难在这个被爱者如何去承担这种爱，如何去担当得起、无

愧于这种爱。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不敢说被爱是一种幸福。也许它更意味着沉重。被爱的人无意之间又被追加了不只是一份责任。那个爱你的人,从众人中将你认出刻意对待,实际上是在你的生命中新注入了一层含义,新添加了一种分量,你于是不得不将这种分量时时携带,时时培育;为了那个爱你的人你从此不得懈怠,不得再麻木不仁。一个被爱的姑娘不得再蓬头垢面,一个在精神上被爱的成熟男子不得不一再地磨砺他的灵魂,使其发出更加优美的光泽。而我说的承担的沉重另外还指你如何将爱你的那个人一并携带,以这个已经十分脆弱的你将他(她)一并支撑。在某种意义上,爱是一种疯狂的危险的行为,是一种不顾一切地付出和要求并因此导致精神上感情上的倾斜,那么,你是离这个危险最近的人,你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人一把,有义务去调理他(她)安抚他(她),造成一种对称,使其复归其位,哪怕你也许并不爱对方或不能去爱,你也要把这种责任加在自己身上。或许你最终什么也没有做,你自始至终地保持沉默,但这种沉默也应该当作你发出的话语,由你造成的一种无语的交流,由你表达的感激和回报。总之,在你的眼睛中,应当有爱你的人的另一双眼睛;你在承担这个人的时候也不亚于承担一个世界。

生命由于这种承担,这种沉重渐渐培育成一种美丽。

(1989年)

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我四岁的女儿最近开始读报纸。拿来晚报，总是她先睹为快。她阅读的速度确实也有些快得惊人：“一”、“人”、“中”、“大”、“小”，她专挑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字眼大声喧哗，一张报纸很快便被她从头至尾浏览完了。“你们看吧。”她满不在乎地说。

这简直让人觉得怵目惊心。人怎么可能有着那样多的疏忽而毫无察觉呢？是不是人从一开始就容易犯这样明目张胆的错误呢？我倒不是抱怨她认的字少，而是惊讶于她的小小的无知和大大的自满相结合之完美。这种结合说不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当然，我们比任何一个小女孩小男孩能认得更多的字，识得更多的道理，但是，这又算得上什么呢？拿我们可怜的所知和丰富深奥的大自然相比，拿我们有限的语汇和我们想描绘的全部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相比，不也是太少太有限了吗？再加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囿于某一地域，某一分工，某一单位，我们的眼光和头脑被大大地限制起来了。比如说让我和一个植物学教授一起去访问某一城市，他在这座城市中见到各种树木花卉，它们的性质和分布，生长情况，合理不合理，将来的发展等等，而我对这些都浑然不觉。我连植物学中的“一”、“人”、“中”这些简单的语汇都不认得。我们之中兴趣的不同也导致了我们的局限。一次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出差，他是一位对任何动力系统有着业余兴趣的人（这种兴趣从